

本期封面人物：

彭学军 ?知名儿童文学作家，江西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编辑雪

本刊记者：彭老师，您作为在文学艺术上富有才华的年轻人，为什么在诸多的文学方向上，选择了为成长中的孩子们而写作芽

彭学军：不是我选择了儿童文学，而是我为她的纯净与美好所诱惑。儿童文学是一方净土，我指的是她本质上的圣洁与无瑕。想着我的文字要面对孩子透明的心灵，就会尽力使自己明澈一些，纯粹一些。在为成长中的孩子写作的过程中，我也欣喜地注意到了自己的成长。这样，我的写作就有了一层互惠的含义。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写作状态。

本刊记者：我们很想知道，您近期有哪些新作问世 ?包括影视作品雪您可否向读者推荐一些您的获奖作品芽

彭学军：去年年底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中、短篇小说集《长发飘零的日子》，其中中篇小说《你是我的妹》获海峡两岸少年中篇小说征文一等奖，后又被上海电影制片厂选去拍了电视剧。那是以我在湘西苗寨的一段童年生活为背景写的纪实性很强的小说。虽然对现在的孩子来说熏小说的背景是一个遥远的年代，但我相信一些岁月的风带不走的、为生命所感悟的东西，是可以一如既往地为一拨又一拨年轻的生命再度感悟的。

本刊记者：您是怎样度过您的少年时代的芽您在文学道路上是如何取得成功的芽

彭学军：回想起来，我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是那么地惧怕黑煤渣铺成的长长的跑道。从员员岁到员远岁我是在少年业余体校度过的，我练的专项是中长跑，每天就是在跑道上重复着一个单调乏味的动作——跑。我练得很苦很累，我的少年时代一点儿也不快活。

当我在烈日或寒风中奋力奔跑时，绝对不会想到我将来会写小说。可是在不经意之间我已写了整整十年的小说，不能说获得了多大的成功，但我一直写得很认真。我不才华横溢，也不聪明伶俐，更不废寝忘食，我只是认认真真地写着我愿意写的或长或短的每一篇，我将努力地把我热爱的这项事业做得更好一些。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牧铃科幻小说

源 智豺……牧　铃

上海青年女作者作品小辑

圆 对于“危险”的互联网搜索 /散文 雪……谢倩霓

遨 米高的一天 /小说 雪……萧　萍

缓 弄堂女孩 /散文 雪……周　晴

中篇小说

獭 像雨像雾又像风……鸹　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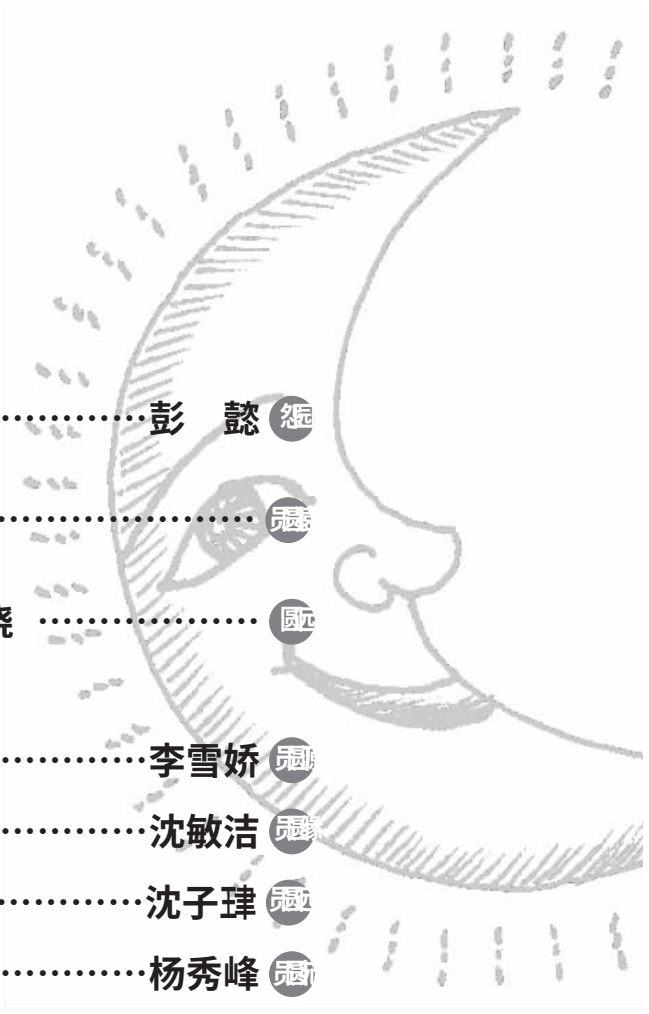
鹉 高度浪漫……李塔塔

主　　编　沈振明
执行主编　朱效文

责任编辑　张蜀君
美术编辑　侯强华



总第 远期



彭懿幻想小说

妖孽穴二雪……彭　懿

读者沙龙……

本刊“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品”揭晓……

“新思维”作文大赛

带笑的梨花……李雪娇

孤独……沈敏洁

结果……沈子珒

悔恨的泪……杨秀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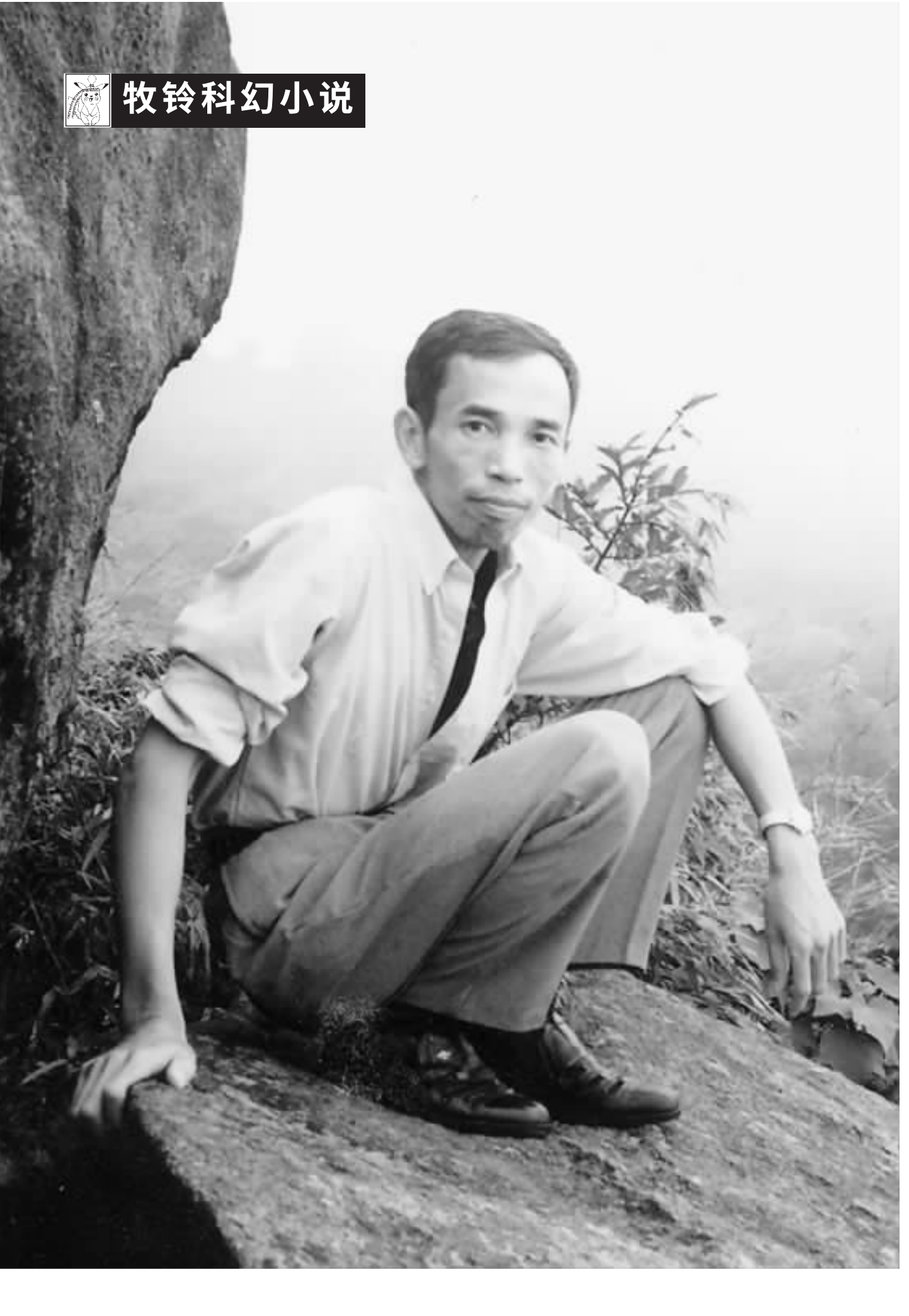
封面设计……袁银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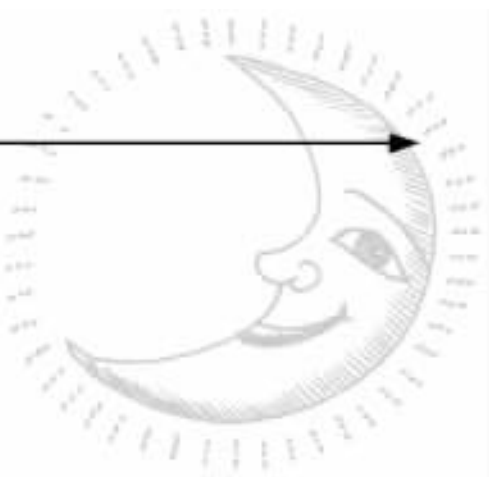
封面人物……彭学军

封底摄影……朱效文

巨人2001.2

巨人	圆园员年第 圆期	排版	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日期	圆园员年 猿月		电脑排版
编辑	巨人编辑部	印刷	上海三印时报
	穴上海延安西路 员缘愿号		印刷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 圆园园缘园雪	刊号	陈杂晕员园远原源员愿 / 悦晕 猿员原员远猿辕员
主办出版	少年儿童出版社		
国内总发行	上海市报刊发行局	邮局发行代号	源—缘源猿
国内订阅	全国各地邮局 穴斯雪	定价	远缘园元


牧铃科幻小说



智豺

牧铃

员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赎罪……

圆

在“濒危动物保护协会”有人认出了我。

“是你——你的事迹电视台和晚报头条都作了专题报道……英雄哪选简直难以想象，你一个人面对十四条疯豺居然还如此镇定选要是换了别人，恐怕……”

“可是，”我打断了他喋喋不休的赞叹，“银岛森林的最后一批红豺却被我……消灭了。”

“那不是你的错选”那人激烈地反对，“疯豺是早就染上了不治之症，就是你不去杀，它们也很难活上一个星期了选你的英勇果断保护了游客的安全——那么多游客，还有夏令营的小学生——作为森林监察员，你有权那样做——你没错，绝对没有错……”

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告诉他，我是来看那九头幼豺的，就是一位乡村中学生送来的幼豺。我怀疑那些幼豺的血液里已经有了狂犬病毒。

“不可能吧芽”他说，“中学生送它们来的日期还在你独战疯豺之前十多天，而且，它们不是在岛上被找到的，是在湖滨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幼崽近旁没有发现母豺吗芽’

“没有。”

“我估计它们正是那群疯豺的后代。’我说，“当母豺觉察到自己和整个豺群都无可救药，就会把儿女送到离豺群很远的地方去，尽管这样干幼崽也难免一死，但总比被疯豺撕碎要强些……那时母豺还十分清醒，病毒却早已潜伏在它身上了。”

“它能叼着幼崽泅过银环湖吗——要知道最窄的水面都超过了七千米，它必须一口气游上九个往返……”

“在这种情况下母兽的体能和毅力是超出常规的。’我只能如此解释。

“听起来像神话……好吧，我相信一位森林监察员的经验和直觉……”

这位饶舌的负责人说着，把我领到了饲养场。

我的分析没错——红豺幼崽鼻梁上隐隐约约的白斑证明它们是地地道道的“白鼻豺”，而白鼻豺除了银岛森林有之外，别处早已绝迹。

饲养场的老兽医早已对它们作过例行的防疫处理，其中就包括注射强效狂犬疫苗。我悬着的心放下了一半儿。跟老兽医交谈了一会，我们都看出这些幼豺除了体质极差之外，它们的智力——反应的灵敏度、觅食的“技能”、对“口令”的理解等等，均达不到应有的标准，这里面有药物的负面影响，也有母乳不足造成的缺陷。

但不管怎样，银岛白鼻豺总算不会绝种了。

那以后，每到轮休的日子，我都到饲养场来陪伴它们。为了让它们变得聪明起来，我常常带它们去野外游玩，还给它们买玩具，为它们播放音乐，喂它们吃“小儿益智糖浆”之类的补品。我的工资除去自己有限的生活费外，全都花到了它们身上。

这样干，我的心上才好受些。

幼豺慢慢地长大了。它们胖得有些像小狗，鼻梁上的白斑也更加鲜明，骄傲地炫耀着它们“物以稀为贵’的血统。

只是它们的智力还是难以令我满意。我从小在银岛的密林中长大，我知道白鼻红豺是怎样智力超群的一种野兽——

它们善于群战，凭机敏和战术足以称霸山林，却理智地对人类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它们不伤人，而且通常也不伤害人类喂养的家畜。除非它们饥饿到了极点，而牲畜近旁绝无人迹的情况下，才偶尔冒犯一次。雪更有意思的是，白鼻红豺对人类的老者和幼童有一种特殊的信任和亲切感，从不加以防范。记得我七岁那年，有次进山拾蕈子，被一只小锦鸡引诱得迷了路，眼看着天黑下来，我吓哭了。这时，两只狗跑过来给我作伴，我的胆量一下大了许多，在林子里乱窜一气，居然找到了回家的路。两只狗一直陪着我，直到爷爷和村里人打着火把和手电光迎上来，它们才急忙掉过头，消失在月下的草莽之中……后来爷爷告诉我，“护送”我的，是老豺。还有一回，几头红豺攻击山坡上的奶羊，我隔着山涧吆喝了一声，它们就“知错即改”，赶紧撇下奶羊跑了……

眼前这几个呆头笨脑的小东西，能长成那样机智灵敏又骁勇善战的“山林之王’吗芽

那天，老兽医从电话里给我捎来一个喜讯：“生物脑研究所”的乔所长愿意尽全力帮助我们提高红豺的智力。他们已经把幼豺都接过去了。

“他们打算用什么方法芽’我满怀希望地问。

“他们没说。说了咱也不懂。人家那可是高科技……”

高科技——跟“生物脑”有关的高科技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我决定去看个究竟。

乔所长是一位小个儿的胖老伯，乍一看

《巨人》网站

艺术和科学的共同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它们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

——李政道

面熟得很，后来我才想起就是那位常到电视台作科普演说的乔老。

记得他最常提到的话题就是“别出心裁的创造性思维”。事实上，乔老的多项发明都是这株奇妙的思维之树上结出的果实。比方说工业排污这道人人皱眉的难题吧，乔老的解法，不是去厂门上贴封条，而是用他的巧手从污水中取出一方方大理石那么漂亮那么坚固的建筑材料；污染物质经他的“无害固化”之后，水又还原成碧波清流了。

噪音到了乔老手里也未见得怎样可怕。他推出的“非乐音驱动系列”，不仅消除掉大半噪音，还利用它们充当了许多小型机械的能源。

后来他又研制成“个性电脑”。那会儿正流行“人机联脑”，好些人对此狂迷不已，希望通过电脑去武装植入人脑的生化芯片以组合出“超级大脑”。乔老却反其道而行之，发明了一种奇异装置，反而借助人脑思维去“激活”电脑。大概是这么回事吧？……没多久，一种有感情有个性因而大受欢迎的家庭电脑上市了。

我不知道乔老从啥时开始热衷于什么“生物脑”的。

“这个念头在我心上转了许多年了。”乔老对我说，“我总是想，从第一台电脑艾尼阿克诞生至今，半个多世纪中电脑进化了多少代呵——它们的运算速度从每秒五千次提高到万亿次以上了，可是，人类对自己大脑的开发又有多大进展呢？”

真的，我想起自己从电脑记忆库中翻阅过的那些资料。从上世纪末开始，“人脑开发”多停留在人脑与体外电脑“联机”的尝试上，科学家成功地找到了神经细胞与电脑芯片吻合的方式……但那仍是对电脑功能的开发利用罢了，算不上真正的“人脑开发”。

“人脑与电脑之间，简直在进行一场无望的龟兔赛跑。”乔老继续说，“假如此局面不予扭转，终有一天，人类将被获得自我意识的电脑抛诸脑后。由于大脑功能的局限，人类对电脑完全失控——后果不堪设想！”

正是基于这种担忧，乔老才建起了这个研究所，开始了他的“砸x系列工程”。

他领我去参观那颗“标志着那场‘龟兔赛跑’出现转机”的智能生物脑。

这颗摹拟人脑被命名为砸x，砸x的直径为x.x米。与之相联的巨大“心脏”有力地搏动着，源源不断地为它输送着血液；对面墙上，显示生物脑各个部位活动状况的微型光电管把那儿装饰成一片五彩缤纷的“繁华闹市”，似能让人直觉到砸x活跃的思想。

乔老说他不敢指望它能与最新一代的电子脑“太白五号”一较高下，但他很快发现，尽管在运算速度上它目前尚不能与“太白二号”相比，却在许多方面已优于太白系列：砸x更善于像人一样地思考，而不仅仅是机械地运算；还在试验阶段，它设计的一座“滑稽乐园”就为投资者带去了可观的效益；它独自完成了一部令人捧腹的诙谐剧，让专家们惊叹不已。

更令乔老振奋的是，这个用他的思想点燃智慧之光的摹拟人脑在与乔老本人的对话中，经常提出令他瞠目结舌的见解，仿佛是一位高明的学者。

“它……对红豺的训练提出了什么意见呢？”我好奇地问。

“还不止是意见。”老人把一个狡黠的笑藏进了浓密的胡髭，“它能直接影响动物的智力——这又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联脑……”

“我可以常来看看吗？”

“欢迎！而且我们也需要你的合作——听说你对野生动物很有些研究？”

我说谈不上“研究”。不过，我知道野生红豺拥有怎样的体能和智力。

“那你就给我们提提标准，出出难题好了。”乔老说，“砸x准能为银岛森林培训出超级智慧动物——让我们称之为‘智豺’吧！”

我们必须把科学当作艺术，然后我们才能够从科学得到完全的知识。

——歌　德

《巨人》网站

猿

没有人认为我有罪。

而我，在发现疯豺的第一秒钟就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过失……

我有过一条忠实的猎狗。上哪儿我都带着它。一天，监察所的老魏告诉我说它咬人了，连伤了三人，他们很可能染上了狂犬病。

他叫我赶紧把那狗“处理”掉。

老魏说这话时我正站在糇望哨上。猎狗的身影从望远镜里闪过，我立即抄起猎枪。

一百二十米。这么近的距离我有把握一枪击碎那漆黑的狗头。

然而，就在我抠动扳机的瞬间，我心里动了一下。毕竟，它跟随我多年……再说，咬人就一定是疯狗吗？说不定它是为了自卫选

枪口略略向后一移，砰的一声，我击中的是狗尾巴。黑狗耷拉下尾巴一跃而起，嗖地蹿进树丛不见了。

我告诉老魏说我已把狗给“敲”掉了。

老魏交给我一瓶药水叫我涂抹过狗尸后再把它深埋。

我拎了把钢铲上那儿转了一圈。我埋掉的只是几星血迹，狗尾巴淌下的血点子。

那自讨苦吃的东西，让它回归山野好了。

黑狗好久好久没露面。几个月后，我在山梁上发现了它的骨骸。它的项圈还在，胸肋和腿骨上却有咬断的伤痕……它是被野兽咬死的，而不是死于疯病。

老魏多心啦……带着几分惋惜，我把狗骨头安葬了。

这个记忆被一声震响的惊雷唤醒时已经是第二年夏天，银山森林公园的旅游旺季。那天早晨，在山坑里巡逻的我看到山坡上有一小群红豺在争夺什么。

我想过去看个究竟，顺便把它们冲散。

红豺却没有如我预料的那样四散逃开，反而一窝蜂似的朝我涌来。

我端起望远镜——跑在最前面的红豺鼻子上破了个大豁口，淌着鲜血；随后的两头，也缺耳朵断尾的；那条断尾，又分明在一个满脸血污的大家伙嘴里叼着。

——疯豺选

刹那间，一系列画面在我脑瓜里串联起来：

——我的黑狗——它的确从山外染上了狂犬病毒——被击伤尾巴后它曾与红豺发生遭遇战……

——抑或是疯狂的黑狗主动进攻——红豺被迫自卫——最后，被咬者和还击者同样感染上了病毒……

——我之罪选

我浑身冒出了冷汗。此刻不是忏悔的时候。我想起了自己的职责。我推弹上膛，但没有瞄准击发。当务之急，是把疯豺引向深山，远远地离开沿湖那些游人云集的景点。

我奋力冲上一道灌木丛生的荒坡。矮小的灌木拦不住我，却有希望扰乱疯豺的视线，绊住它们的快腿，使它们的追袭减速。

抓着藤条攀上一堵陡崖时，我回头扫视了一眼。疯豺没有失散，总共十四头，都被我牵制着。

陡崖拦住了它们。疯狂地厮咬了一番后，重新清醒过来的疯豺开始寻路绕过陡崖。我且站下等待着。万一疯豺失去目标，我还得设法激怒它们，务必使它们穷追不舍……

群居的生活方式，决定了红豺一旦染上狂犬症便迅速蔓延全群。

最初“引进”病毒的，可能仅是一头或数头红豺。在病症发作行将死亡的疯狂中，它会咬伤许多家族成员。最后，这个牺牲品被狂怒的同伴处死，而豺群全体打上死亡的印记。

《巨人》网站

要想关照生命，看到生命的整体，我们不但需要科学，而且需要伦理学、艺术和哲学。

——丹皮尔

进入伤口的狂犬病毒在增殖到一定数量后，就一边继续增殖一边以每小时一微米的速度顺肌肉纤维和神经末梢杀奔受害者的神经中枢。

红豺对此一无所知。在一支支数量庞大的病毒军团开赴大脑的过程中，它们依旧嬉戏、觅食，它们依旧是山林的宠儿。

常青林的绿浪深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肉食之源。而它们，也就竭心尽力地回报大自然……

在我的观测镜和监察日志中它们永远是生机勃勃的一群：

——十二月七日。红豺成功地将毁坏银桂林的一号野猪群“切割”成四股，并且消灭掉了那头曾经伤害过管林员的猪王……

——十二月二十三日。跟踪观察：分散成四股的小猪群没有合并的迹象。特大猪群毁灭性的破坏被抑制了……红豺继续对其中最强的一股实行“切割”。

——元月十一日。三号猪群的“老王”被红豺干掉。猪群重蹈了“一号”的覆辙……

——豺群活动频繁的 [illegible] 以及新辟的银桂幼林无恙。

——二月六日。红豺在 [illegible] 与啃食苗木的麂群遭遇……逐出苗圃的麂群朝原始林逃遁……

然而，我的望远镜却没能发现与此同时发生的另一些事——某一天，伤势最重的红豺开始向同类进攻了。别的红豺理智地躲开它们。

病豺便啃咬自己的肢体，最后，于痛苦万状中撞岩或堕崖而死……如此惨状终于唤醒了一个来自祖先的警报。红豺们隐隐感觉到那种谁也无力挣脱的死亡在迫近，它们因此变得烦躁、狂暴。

它们很少合力觅食，却乐于争斗厮咬……

再往后，它们会出现同一症状，一个个骨瘦如柴，淌着涎水，耷拉着枯毛蓬松的大尾巴；病劲一上来，它们就抓住每个机会扑向同伴，被咬者居然不再逃避。

至此，它们彻底被病毒所控制，死期一般不会超过数日了。迫在眉睫的死亡令它们备加疯狂，而成为一束致命毒箭，一股死亡旋风……

——这些，林区有经验的老人都给我讲过。

据说，无论毒蛇猛兽，都难抵疯豺。

就连人类，也只能仗着疫苗和药品征服病毒，却无法挽救在疯豺袭击下顷刻间丧失的性命。

疯豺本身的凶狂，比病毒更危险。

到了如此程度，唯有采取远距离全歼的方式，才能阻止这股死亡旋风……

可是我手中只有这杆双管猎枪和枪膛中的两发子弹，长时间的平安无事，甚至让我麻痹到连手机或是对讲机都没带上一只。我无法向同事们呼救和发出警报。

当然枪声可能招来援兵。但那又是怎样危险哪——完全不明情况的同事和游客中的勇敢者循声寻来，势必遭到疯豺的袭击——它们会扑向人的要害，人豺混杂纠缠之际，后来者更不敢开枪……

再说，骤发的枪声还会在游人中引起慌乱，尤使那些攀援在险道中的老人和孩子陷入惊恐……一句话——不到万不得已，我决不能开火。

我还得尽可能把疯豺引向大山纵深。

我拼命往山坑里钻。说来惭愧，这可不是什么高明战术，而是一心想着在那种地方开枪，枪声不致传得更远。至于打光两颗子弹之后该采取那些行动，我几乎腾不出心思去考虑选

疯豺与我之间的距离又缩短了不少。

我应该爬上一棵大树，让咬不着我又不甘心离去的豺狗子再度陷入自相残杀的混乱之中，直到全部战死、连最后那一条也自断肢体失血而亡——就像爷爷给我讲的故事中那样、或者毒性发作而死、那样，也许我

音乐和物理学领域里的研究工作，虽不属于同一族系，但彼此之间却有着相同的目的——力求反映出未知的东西。
——爱因斯坦
《巨人》网站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得在树上坚持几天——没问题，我能挺住这雪……此外，站在高处，还便于我向走近这边的人报警。

可惜，近旁偏偏没有一棵大树选再往前，是一片裸露的乱石坡……

想回头找别的路已来不及了，我只得硬着头皮走下去。

滚动的碎石让我行进的速度明显减慢。

那束棕红色的“毒箭”在灰石的反衬下更加醒目。它的“箭镞”离我不到二十米了……

迎面而来的是一棵孤零零的幼松。

我奋力跑近前去。哗——脚下的滚石把我闪过幼松摔下一条石坑。

石坑足有四米深。幸好幼松边垂下一根血鳝藤，借它之力，我还能爬上树去。

我抓住藤拽了一把——挺结实的。正要把猎枪挎上肩，树下的坑沿边冒出一颗疯豺的脑袋。我把枪口一顺抠动了扳机。

砰的一声闷响，摔下两头疯豺……不对，后面那头是主动跳下的——它一沾地就冲我猛扑过来；别无选择，我抠响了第二枪。

枪声和硝烟味儿一起闷在石坑里。被击中脑袋的两头疯豺一动不动地躺倒在血泊中。它们都曾经是我的保护对象呵，这些年来，我小心地护卫着它们，每次从望远镜里看到，都要清点一次，认真地记在监察日志上；我为它们欣慰，替它们担忧……可是今天，我却毫不迟疑地对它们开枪了选

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

随后跳下的两头红豺却不容我多想，我把沉重的猎枪朝它们摔去，不顾一切地纵身而起，抓住血鳝藤奋力爬向坑沿。

刺鼻的硝烟味在后头紧追着我。

第五头疯豺又从我头顶扑下……

源

在研究所，我遇到了那位送幼豺来的乡下中学生，他叫雨潇。

“谢谢你选”我拉着他的手感激地说。

“我也得谢谢你选”他说，“那天，我也在银岛参加夏令营的活动——我们的活动地点离你遭遇上疯豺的山坑不到三千米选要不是你……真不敢想象会发生什么事情选”

中学生的眼睛清澈如林中深潭，让人不忍心隐藏一丁点儿内心的尘垢。我于是对他诉说了自己的过失和忏悔。

雨潇呆住了。好一阵，他喃喃地说出一句与他十五岁的年龄不相称的话：“重大事情面前来不得半点犹豫和疏忽呵……”

这话绝对是对的。可是小弟弟，咱们怎么知道生活中哪一件事“关系重大”呢？巨大工程的坍塌，可能源于一枚小小的螺帽；防洪大堤的溃决，往往由一处不起眼的渗漏而诱发。那些在林间施展神枪的无聊者，会想到他的枪口对准的有可能是某一种类的最后一只育雏鸟吗……

老所长打断了我们过于沉重的话题。他说为了让我们对“智豺”计划有所了解，他请我们观赏 砸与动物的“联脑”实验。

几只小白鼠走进了 砸“控制”下的一个密封舱。片刻之后，小白鼠们回到了它们原来的住处。这本是几个空空如也的“单间”，现在，不甘寂寞的小东西要“装饰”它们了选

通过监控系统，可以清楚地从荧屏上观察小白鼠各自的行为：

——园员号小白鼠从“住房”前的杂物堆里挑选了一把与它身材相当的摇椅，搬进单间，它坐上去自得其乐地大摇特摇起来。

——园源号选择的竟是一只对它来说可以充当座钟的小电子表。显然它是被那根匆匆行走的红色秒针吸引住了，人模人样地趴在那儿，它对手表凝视了好久……

——园缘号撕嚼着一块花布。仔细看，它并非胡闹：这块布渐渐咬成了不很规则的圆形，似乎想用来当“床垫”，或者“地毯”。

——只有 园猿号什么也没有挑。它坐在“房子”中间，冲着镜头凶狠地磨牙齿。

乔老的助手大张说，这些小东西总共才经过三次“联脑”。

“可是还有一个没受到影响选”雨潇看着园猿号喊。

“哪儿的话选”大张用笔尖指点着，“你注意看——喏，这儿——”

哇，胖嘟嘟的小白鼠居然神气十足地叼着一只小烟斗选

雨潇朝阳台那边瞥上一眼，忽然笑得捂住了嘴。

——乔老坐在摇椅上，叼着一只空烟斗，在那儿“过干瘾”。

知道小家伙笑啥，乔老不好意思地摘掉了嘴角的烟斗。

“其实不足为奇。”乔老说，“砸的第一个‘启发者’是我，再用它去‘启发’动物的大

《巨人》网站

美到处都是有的。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

——罗 丹



脑，那些动物难免带上一点我的性格烙印。”

“下一种跟砸联脑’的，是不是红豺芽雨潇急切地问。

“正是。’乔老说，“你想，一种骁勇善战的动物，再添上一两成人类的智慧，会变得怎么样芽它们将成为人类实施生态保护的得力助手，按科学家的意愿有计划地遏制那些繁殖过度的物种，却决不滥杀无辜；它们能与林区监察人员密切配合，在反盗伐和偷猎行动中建功立业……”

“它们愿意定期接受体验，接受防疫注射吗芽雨潇又问。

“应该不成问题。’乔老说，“否则就不能称为‘智豺’了。你怎么忽然想起这个芽’

“那一批疯豺，要是及时接受了治疗的话……”雨潇偷偷看我一眼，没往下说。

“我敢保证，往后——往后决不会出现这类情况了选’乔老安慰地拍了拍雨潇的肩膀，“咱们只要到林子边发个什么信号，红豺就会自动集合，接受防疫检查的……”

红豺在乔老为它们安排的‘训育基地’里长得飞快。

我仍然像先前那样，一有空闲，就乘船出岛，去帮着驯豺。有一回遇到雨潇，我们还商量着要带红豺去野外开开眼界。

结果却是乔老让我们两个大开了眼界——

他居然在室内对红豺进行‘野外训练’。

那是一间有活动地板的大房子。我们跟着红豺走进去，地面就移动起来，让我们不得不走——否则，要被‘挤’上墙去的。

这种‘履带式’地面不但移动速度可以任意调节，角度也能变换，于是，分明在原地跑步的红豺随时进入“翻山越岭”的奔袭训练了。

与之相应变化的是四面墙壁和天顶上景色的变化——一样有崇山峻岭、飞瀑流泉，一样有蓝天白云或是风雷雨雪……追在红豺后面的我们常常忘了那是在室内。

等地板加速到一定程度，我们几个就得退出训练室了——红豺的飞奔可以用“箭”来形容，两条腿的人怎么可能与它们“并驾齐驱’芽

可是雨潇非要“陪练’到底不可。

“我能追上牧犬选’他一边奋力“追赶”一边气喘吁吁地说。

地板在红豺狂奔的脚爪下继续加快速度。雨潇一步没跟上，被“蹬”上墙壁——那墙壁自动陷下去，把他摔进一个海绵坑。

雨潇毫发无损。他爬起身又要

往红豺群里钻。我和大张慌忙擒住他。

“别挡着我选”小家伙顽强地说，“我还要跟红豺一起进山考察哩，跑不过它们怎么行芽”

“放心好了，”乔老对他说，“到时我可以让你坐在家里考察山林——红豺们替你把各种各样的信息反馈回来，你就蹲在电脑前面‘翻阅’好了选”

“那太没意思了。”雨潇失望地说，“不，我还是要追上它们——”

他趁我们一时疏忽又蹿上了活动地板，直到第二次被摔进海绵坑……

一小时内雨潇被摔了六次。可他兴致不减，一有机会，就去给红豺当‘陪练”。

更严格的训练在“加重”条件下进行。不，不必往腿上绑铅块。那奇异的运动室竟能加大地球对物体的引力。大张解释了半天，我还是弄不懂那是啥子原理，只好撇开，不去研究了。

比体能训练更为神奇的当然是“联脑”了。

为满足我们的好奇心，乔老让我和雨潇各自充当了一回“启发者”。这种通过砸作‘中介’的‘人——豺联脑”每次只有三分钟。

叫我和雨潇百思不解的是——戴上满脑瓜电极后的三分钟似乎比平时一小时更长选到不是时间难熬，而是这段时间里我们可以回想好多好多事情。雨潇说，为了保证他“输出”的是“高级思维”信号，联脑时他强迫自己去温习数理化，那三分钟里他竟默记了三整张考卷的全部内容选

我呢，遵照乔老的指导“彻底放松”后，我脑瓜里翻阅的是一本探险小说《幽深的峡谷》，我也在三分钟里“想”完了那本厚书的所有章节。

乔老说，正是那种因砸激发而出现的脑神经的‘超导性’在起作用。

雨潇说，他只听说过用超导材料制作的电脑或机器人运算速度更快，动作更为敏捷，却不明白在没有‘换材料’的情况下，人脑怎能‘超导’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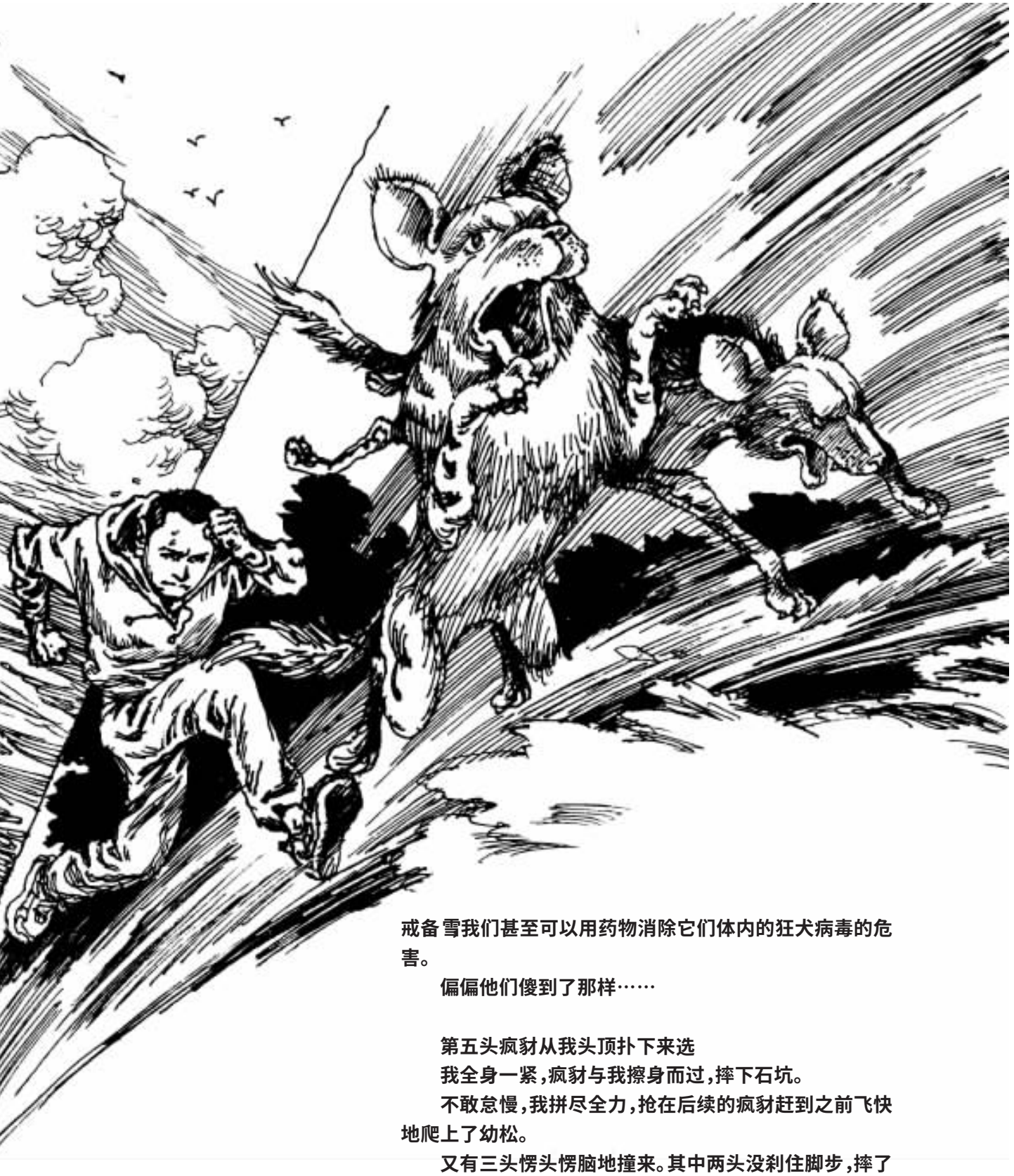
“人类早已知道脑神经在常温下也可能存在着超导性，”乔老用尽可能通俗的话说，“思维在神经元之间传递时，神经细胞之间‘非神经结构’构成的间隔会因绝缘力而减缓传递速度……砸在联脑中去掉了脑细胞之间的电阻，使之处于超导状态，思维也随之加速，于是，感觉中的时间，便相应减慢……这么说，你懂了吗芽”

我们还是不太清楚。不过，这次联脑带来的“思维加速”后，我们都觉得脑瓜子灵活了许多。

处于“联脑”另一端的红豺，也一定会因为这个什么“超导”变得更聪明的。作为人类的助手，聪明到什么程度也不过分选

那次，要不是疯豺齐心协力与我傻斗，我至少不会那样残忍地去杀死它们呵。更早一点，如果它们主动向人类求援 而不是傻乎乎地对我们心存





戒备 雪我们甚至可以用药物消除它们体内的狂犬病毒的危害。

偏偏他们傻到了那样……

第五头疯豺从我头顶扑下来选

我全身一紧，疯豺与我擦身而过，摔下石坑。

不敢怠慢，我拼尽全力，抢在后续的疯豺赶到之前飞快地爬上了幼松。

又有三头愣头愣脑地撞来。其中两头没刹住脚步，摔了下去；另一头在树干上撞昏了脑袋，掉过头拦住两个伙伴张口就咬。

剩下的几个家伙便吭哧吭哧地啃起了树干。

我又清点了一下疯豺的数目：石坑外的幼松下纠集着

七头疯豺 宀王头忙于干仗，四头在抓挠、啃咬着树干 雪石坑内也是七头。其中两头中弹身亡，另五头狂躁地纵跳着，但虚弱的身子已不容它们跳得太高——它们对我并无多大威胁。

我可以全心全意跟坑外的七头斗一斗了。但此刻我手无寸铁，拿什么去斗芽

也许该跟它们‘泡’下去，等它们被内战或病毒耗去生命……不成，那得拖到什么时候芽我离开糅望哨这么久，说不定同事们已经出发四下寻找了——有好狗引路，他们很容易寻找到这儿；疯豺会把最后的疯狂冲他们倾泄……

我得加紧行动选

一头疯豺猛地一跳，嘴尖够上了我的脚底。

我赶忙向上爬了几步。细瘦的松树承载不住我的体重，朝一边弯下去，把我悬在石坑之上，颤悠悠地晃荡着。

石坑内外的疯豺一齐兴奋起来。它们放弃了争斗，蹿着跳着，想要咬住我在空中蹬踢的双脚。那动作分明透着极度的虚弱。

我又镇静了些。

只要把这群丧失了理智的垂死野兽全部诱进石坑，主动权就到我手里了。

坑外的疯豺咬我不着，开始用干瘦的身子撞击树干。扎在石缝中的树根发出咔咔脆响，幼松随时可能连根拔出把我扔下石坑，成为疯豺们发泄垂死疯狂的牺牲品选

我目测了一下石坑的宽度，咬紧牙关，双手交替着爬近树冠。

幼松弯成了一张弓。但对我来说情况不是太坏——我被送到了石坑对面。

又有两个家伙在急于绕着我的蹿跃中摔下石坑。

我使劲儿往下坠。“啪”的一声，幼松的尖梢折断，我缠在浓密的小小树冠中摔下地，那有弹性的枝桠随即将一头差点儿跃过了石坑的大疯豺撞下坑去。

坑外只剩四头了选

我抓住树干，将松枝抡了个半圈。哗——

这是一件将“矛”和“盾”结合在一起的武器选像一辆进可攻退可守的坦克，在枝叶的掩护下，即使豺狗子近了身，要咬着我也不是那么容易。

转向石坑的树梢沉甸甸地垂下去——两头扑过来的疯豺同时遭到拦击而悬吊在树枝下了。我猛力一抖，抖掉了一头，另一头却被坑中的伙伴咬住后腿，拽了下去。

好极了选我抖擞精神，再次伸长树梢。

第十三头疯豺起跳的同时，坑中有几个家伙也跳起来拽住了松枝，我只得放开手，让我的‘坦克’连同它们一起落下坑底。

没料到最后一头疯豺会趁此时机跳过石坑，冲我的脖子咬来，焦黄的利齿，挟一股腥臭……

我顺势往后倒下，蜷缩双腿狠命蹬出——那感觉，仿佛踢飞了一只盛骨头的布袋。

疯豺被蹬得撞向对面坑壁，嗷的一声惨叫，也不见了。

我大口地喘息着，趴在坑沿朝下看。

疯豺又咬成一团。有几头被啃断动脉的，在作垂死挣扎。

看到坑沿上的我，好几头疯豺放弃了争斗，踩着晃悠悠的松枝又想往上蹿。我不敢有丝毫大意，赶紧搬起石坑外的乱石，冲它们劈头盖脸打去……

我的职责是保护这儿的鸟兽草木。此刻，我却不能不对它们‘痛下杀手’。为了人类的安全，我甚至不能让它们拖捱到病死宀或是自相残杀而死雪的那一天。

这会儿冷酷即是理智。

大错已经铸定，我不能一错再错。

即使我不动手，它们也活不了几天 宀而且那几天是要付出代价的。除了伤人，它们还可能传播病毒选雪——这个结局，早在我对

第一条疯狗大发慈悲时就铁定了……

最后一头疯豺在石块下蹬直了四肢。我又冷静地清点了一次。没错，十四头全在，仍然是这个数字，这个多少次出现在值班日志上、眼巴巴希望它变大、又提心吊胆担心它变小的数字，它将近一年没有变化了。

十四。

十四减十四……等于零。它终于被抹掉……

我亲手毁了它们，这些维护生态平衡的骁将，这些山民的朋友，因为它们的菜单上列着的多半是被人类视为害兽的繁殖极快的食草动物：野猪，黄麂，穴兔，竹根鼠……雪这些曾是那样信任过我的聪慧的野兽……

雷声由远而近。

一大片裹挟着暴雨的乌云飞临头顶，顿时大雨如注。我一动不动站在石坑边，任狂风暴雨抽打着，浇淋着。

雷、雨和远处的林涛，合奏着一曲愤怒的挽歌……

缘

九头红豺迅速发育到了完美的程度。

它们的皮毛似缎子般闪闪发亮，一溜儿乌绒掠过背脊爬上前额，在鼻梁之上倏地亮成洁白，显得格外精神。它们皮毛下的肌肉锻炼成了一团团绞紧的发条和压缩的弹簧，饱蓄着势能，随着行动起伏滚动着。

雨潇现在也跟我一样，每个星期天都来看望红豺。

“哇，比我家的大牧犬还结实了诠”用拳头捶打着红豺硬邦邦的胸肌，中学生高兴得叫着，“要是我也有这么一身肌肉就好了诠”

“你想当运动员么芽”我问。

“不，我要当森林监察员诠”雨潇毫不犹豫地说，“等我读完大学……”

“干这行不需要读大学。”我说，“我刚读到高二呢。”

“所以你不行。”雨潇不客气地说，“要是你懂得更多一些，就不会……哦，对不起，我惹你伤心了诠”

“没事。你说的是实话。”我苦笑着说。

“我要读环保专业……当然还有生物专业。”雨潇偷眼看看我，确信我没有对他的话“耿耿于怀”，他才放心地说下去，“然后，我再回来读森林这本大书……跟你一起诠”

他郑重其事地跟我钩了钩手指，欢天喜地地跟红豺们摔起跤来。

对红豺的“体力——技能综合测试”让我们欢欣鼓舞。

从投影屏幕上欣赏一下吧：

——缘号红豺：从耳廓扎的缺孔上很容易分辨它们的编号，雪在格斗进行的第一分钟，就把那头比它重一半的“俄系猎狼狗”从头顶摔过，又闪电般地扑上前，干脆利落地咬断了大狗的喉管。

——圆号和苑号成功地完成了对一头金钱豹的夹攻。它们抢在金钱豹逃上树之前按住了那凶神般的猛兽……

——猿号独战巨蟒。被长蛇紧紧缠住的关头，它依旧镇定自若，终于找准机会一口咬住了蟒蛇的脑袋……

——群战。为它们设置的敌方是西伯利亚狼。那群壮硕的野狼把它们包围得水泄不通。九比二十一——数量上红豺也居于劣势诠然而，激战后的雪地上扔下的是十二具狼尸，红豺无一负伤诠

——接下来是华南虎、巨蜥、鳄鱼，甚至杀人蜂……我们的红豺一一经受了考验，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当然，上面所说的“战况”全是由电脑虚拟合成的。谁也不能拿真实的猛兽作斗打实验。乔老和大张只是把每一头红豺和每一种猛兽毒虫各自的信息输入，那台具有高度仿真性能的“乔老解释：正如人脑能够“逼真地想象”一样，雪的生物脑硒就可以根据不同动物的体力和技能，与普通电脑合作导演出那一

《巨人》网站

美是一种善，其所以引起快感，正因为它善。

——亚里士多德

场场足以乱真的搏斗了。

“这可靠吗芽雨潇还有些不放心。

“绝对可靠选砸的唇舌式发声器惟妙惟肖地模仿着乔老，“就像你去逮一只蜻蜓——在逮它之前你是不是先将那个‘逮’的过程设想一下芽’

“一般来说，会设想的。”雨潇想了想说。

“那种假设可靠吗芽’

“当然可靠选雨潇于是不再担心。

电脑体能测试提供的综合数据也表明：三头以上的红豺可以战胜非洲雄狮。

大张说这一系列“仿真”测试还没把红豺接受联脑后获得的智力因素考虑进去。这是为了留有充分余地。要知道，联脑中处于超导状态的红豺大脑已经“拷贝”下“启发者”的某些思维方式，在很多问题的思考上，它们变得跟我们一样聪明了。

这我相信。就凭它们能够听懂的一百种口令穴不论用中文还是英文，它们都可以听懂选雪我也不怀疑它们的智力。

试试吧——

全速前进——靠近目标三十步选

穴一、二、三、四……二十九、三十。飞奔中的红豺来了个急刹车，立定了。雪

坐下——静止一分钟，再起立选

穴真惊人选它们是怎样掌握时间的芽雪

迂回进攻——从左侧接近敌人选

咬住小白鼠——别伤害它……

当然还有更复杂的。

“智豺”的时间和空间观念为它们接受人类的指示提供了极大方便。

进一步的测验由我出题。

对红豺们的勇猛和战斗技能可以放心，没必要再重复那些‘血淋淋’的假设场面，于是我将测验重点放在它们对人类的信任上。

我希望它们在困难中懂得向人类求助。

这是不成问题的。因为我们将要放归山林的这九头红豺实际上是“家畜”，它们刚刚睁开眼，就受到人类的百般呵护了。

我担心的是未来——当它们恢复了野性，当它们有了在山野生长的子孙后代，这些红豺还会像现在这样依恋人类，与我们真诚相待和睦共处吗芽

这道难题甚至让砸也思考了二十秒钟。

然后它提供了一组‘仿真’镜头，用画面告诉我们：恢复野性后的第二代至第十五代红豺，将循着一条与人类日益疏远的路愈走愈远。

结论：为了维持红豺对人类的感情，每一代穴建雪红豺在年幼时必须随其长辈回归这个‘基地’两至三次。

——够麻烦的了选

可是，为了红豺世世代代“优良”下去，人类得不厌其烦不辞劳苦年复一年地坚持着。

连砸都如是说，想必没有再省事的法子。让我们坚持吧。

老乔和砸要我再出难题。

我说不用了。观察了这么久，除了不能说人话不会使用“手”，我几乎看不出这群红豺在智力上跟我还有多大差异选

最后几次‘联脑’完成后，九头武装到了大脑的红豺就要以必胜的姿态走进山林，执行人类赋予它们的神圣使命了。

电视镜头：

——银环湖环绕的银岛。

——岛上的丛林。新开辟的‘花果山’。

——数以千计的野猪群席卷而过。苗圃遭劫了……穴特写：长嘴獠牙毁灭幼苗。雪

——猪群大迁徙。所到之处，植被上留下无数“犁”痕穴特写：野猪掘出土中的蛇和草蜥，津津有味地嚼食、吞咽雪……



我和一个爱《巨人》的同学成了好朋友，经常在一起聊《巨人》中的精彩故事，《巨人》成了我们学习、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湖北武汉市华中科技大学附中高一(3)班 屠莉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